



東門城的兩個名稱，城外的名稱為「東安門」，右側有「乾隆元年」字樣，城內的名稱為「迎春門」。

府城之東—迎春門

文／蕭文 圖／沈孟儒



「迎春門」、「東安門」，是東門城的一體兩面。



照片上的東門城，二層樓，而樓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八角形的窗子，宛如兩隻大眼睛，瞪著望向前方，這兩隻大眼睛視野遼闊，當時沒有樓房，出了迎春門就是郊區，有一望無際的原野。而望出清朝連橫的〈迎春門遠眺〉：「迎春樓上對春風，北衛南屏一望中。」，他的另一首〈城東雜詩〉：「迎春門外草如煙，累得詩人拜杜鵑」。

清乾隆年間，修築的東門城有兩個名稱，刻在城門上，城外的名稱為「東安門」，右側有「乾隆元年」字樣，城內的名稱為「迎春門」。清彰化人陳肇興的「春牛埔接鯽魚潭，綠竹蒼松翠色參。」，東門外是一大片空曠地帶，直達鯽魚潭。每年立春前，在大東門外廣場舉行迎春禮，廣場放著一頭泥塑的牛與站立在牛右邊的牧童，這隻牛稱春牛，牧童稱芒神，又稱春神，是主宰草木和各種生命生長之神。政府官員穿上

正式官服，以柳枝象徵牛鞭，鞭春牛農耕，而後將春牛迎進城，兒童爭相摸牛耳祈福，所以，大東門又稱迎春門，大東門外廣場稱春牛埔。宋朝高承《事物紀原》：「周公始制立春土牛，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。」，《後漢書·志·禮儀》：「立春之日，……京師百官皆衣青衣，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幘，立青幡，施土牛耕人于門外，以示兆民」。這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習俗，中國以農立國，一年開始的春天，舉行這樣的儀式，以示不忘本，更將這個門命名為「迎春門」。

這條路是府城東邊的重要道路，「迎春門」是府城東邊重要的城門，她不是始終是晴空萬里，也有風起雲湧的時刻。

筆者從網路上搜查《臺灣百科全書》，並到圖書館翻閱連橫的《臺灣通史》以及洪波浪與吳新榮主修的《臺灣



今日的迎春門，車子只能繞行，無法穿過城門。

縣志卷八人物志》、《平臺記事本末》以及《臺南市志稿卷七》，找到戰爭的紀錄：康熙 60 年（西元 1721 年），清康熙年間的朱一貴事件，這裡是刀劍飛舞，廝殺聲震天的戰場，清總兵歐陽凱率軍四百人防守大東門，戰鬥中，被刺下馬，砍掉頭顱，其他各級帶兵官多人戰死。半個世紀後，清乾隆 51 年（西元 1786 年）林爽文事件，刀劍又在這裡飛舞，楊廷理以臺灣同知代理知府的身份率三千八百人駐守大東門，林爽文部眾在城下喊話：「城中欲求生者，急降；不然，將屠城！」。楊廷理與守備邱能成、李步雲率領二十人從小東門出擊圍城的林爽文部眾，阻遏林爽文的攻勢。楊廷理，乾隆 51 年 8 月 20 日擔任臺灣同

知，不久碰到林爽文事件，他守城有功，獲得乾隆皇帝擢升為臺灣道兼提督學政，加按察使銜，他藉口獲得關公暗中幫助，而大修武廟。乾隆 54 年（西元 1789 年），他捐獻一塊匾「大丈夫」給武廟，高掛在武廟入口上方的橫樑上。臺南有不少匾，能以簡單的幾個字，勾繪出其精神者不多見，這塊匾被列為府城第四大匾。臺南公園林朝英的重道崇文坊上可以看到他的題字和名字，「重道振儒風坊表榮袞海外，崇文遵聖治爵銜寵錫雲中。臺灣知府前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楊廷理拜題」。這位乾隆 12 年（西元 1747 年）出生於廣西柳州的人，在遙遠的海島留下生命的紀錄。

照片中的道路穿過城門進入城內。中

日甲午海戰，簽訂《馬關條約》，割讓臺灣，日本無法憑一紙條約拿下臺灣，而是用武力攻下臺灣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（きたしらかわのみや よしひさ しんのう）率領近衛師團參與攻臺行列，在戰鬥中，他受重傷或罹患霍亂，說法不一，總之，他無法像正常人般的活動。光緒 21 年（西元 1895 年），他躺在竹擔架上，由他指揮的近衛師團官兵抬著，從東門城進入臺南市，借住現在林百貨東面，中正路與忠義路口，府城富商張紹芬家裡；後來轉到莊雅橋，現在司法博物館對面吳汝祥的家裡，一個星期左右過世。多少人走過這個城門，都未留下痕跡，唯獨這個人躺在竹擔架上，被人抬著進入這個城門，留下了歷史紀錄，標示著日本殖民時期的開始。

中國的傳統建築講究方位，所以街道狹窄彎曲。光緒 27 年（西元 1901 年），日本殖民時期初期，臺灣有了汽車，城牆與道路格局不適合汽車，所以日本殖民政府實施都市計畫，拆除城牆，規劃道路，迎春門的東城牆拆除後成為今天的勝利路，汽車無法通過城門，將這座城門規劃為圓環，道路繞著城門一圈。

臺灣光復後，這座城門已坍塌，戰後一段很長的艱困時期，迎春門前的空地與城牆成為一些人的棲身之地，城門是現成的牆壁，於是城門四周圍繞著黑油布搭建的竹蓬，在這裡做起小買賣過活，誰在意

這是座城門呢？還是生活重要！小學時就讀臺南空軍子弟學校，每天從崇誨新村坐軍用大卡車，到水交社臺南空軍子弟學校上學，都會經過迎春門，這裡像貧民窟。高中畢業旅行的早上，我在這裡吃了燒餅油條，喝了豆漿才上遊覽車。

70 年代，這座城門已傾頹；民國 64 年，政府依據日本殖民時期的樣貌重修，重修後的二樓似乎較高，仍然留下兩隻八角形的大眼睛望著遠處，但她無法遠望，整條東門路都矗立著高樓大廈，這些高樓大廈擋住了視線，現在人再也寫不出《迎春門遠眺》的「迎春樓上對春風，北衛南屏一望中。」以及「迎春門外草如煙，累得詩人拜杜鵑。」這樣的詩句。

前幾年，市府恢復舉辦古代的春牛祭，當年的迎春牛是經過城門走入城內，現在是繞著城門外的馬路走進城內。現代化社會總算給傳統習俗騰出個空間，傳統習俗豐富這個古老城市的內涵。

如今，迎春門老神在在地蹲踞著，她張著大口靜靜的趴在那兒，刀光血影與廝殺震天的戰役，已是遙遠的過去；人力車、牛車、腳踏車等交通工具，隨著時間洪流在這裡進出，也逐漸遠去。一個多世紀前，東門路不通過迎春門，而是繞過她，人車在城門四周繞行。她，相當認命，道路不通過，偷個清閒，不也是自在逍遙嗎？